

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知识客观性的消解

刘伟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 河北 秦皇岛 066000)

[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从相对主义立场出发,对科学知识的内容和形式进行社会学分析,从而消解了科学知识具有客观性的传统见解。SSK有比较严密的逻辑分析和大量的案例支持,但是因此就彻底放弃知识的客观性是不恰当的,科学哲学的发展将进一步说明知识客观性的合理性。

[关键词]科学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客观性

[中图分类号] B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215(2006)06-0061-03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在英法等国家迅速兴起,我国学者也越来越重视这个科学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的新潮流。尤其是自2001年以来,大量相关著作的中文译本相继出版,为SSK的研究铺平了道路,有关这一主题的论文数量迅速增长,成为相关学科的一个新的理论热点。

SSK是在争论中成长起来的,正如柯林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所说,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刚刚起步,但不同意见的争论远远多于实质性贡献。”^[1]但是在SSK的各种流派中,批判和消解知识的客观性却是一致的。

一、SSK知识观的演进

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在起源上主要来自爱丁堡学派的研究,他们发展了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等人的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观点,认为对科学知识同样也可以进行社会学分析,把科学知识本身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科学探索过程直到其内核在利益上和建制上都是社会化的。在爱丁堡学派早期,大卫·布鲁尔提出了著名的“强纲领”。“强纲领”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默顿规范对科学认识本质的禁锢。默顿规范侧重于对科学工作的社会组织和认识组织的问题,而不涉及知识本身。爱丁堡学派解除了古典知识社会学对知识内容的悬置,从而破除了科学观和知识论的双重黑箱。布鲁尔宣称,“如果人们无法以某种彻底的方式把社会学运用于科学知识,那么,这就意味着科学无法正确地认识自身。”^[2]“强纲领”提出了四条著名的原则性信条: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以及反身性,这些信念围绕着知识的社会性维度,说明社会成分始终是知识的构成成分。布鲁尔认为,科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可以看作是文化的一个高度分化的要素,知识

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和必然的联系。巴恩斯也指出,科学产品像其他文化产品一样,其评价取决于行动者的目的和要求,以及这些目的和要求以什么方式构成不同群体特有的规范。换句话说,在科学中没有普遍一致的标准,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对科学家的信念、目的和行动的评价,也不存在什么普遍的因果解释,只是根据行动者自己的理由去理解。

以爱丁堡学派等为代表的第一代SSK发展到以巴黎学派和柏林学派等为代表的第二代SSK,其指导纲领也从“强纲领”演变为社会建构论。在经典知识社会学和传统科学社会学的基础上,SSK借助语言哲学和文化人类学思想视角,对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进行“激进”解读,恢复其中蕴涵的相对主义立场,就此提出了基于历史主义科学观的更激进、更极端的后现代科学观,即后现代建构主义科学观。

在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人类学的民族志(人种志)、社会学的符号互动论与行动网络理论、后结构主义文化批判等的基础上,第二代SSK的学者通过对科学认识及知识生产的日常活动进行田野式实地考察,发展出了SSK的微观研究视角及新的“社会建构论”。这一代SSK以巴黎学派和柏林学派为典型,以拉图尔和塞蒂纳为首的代表人物提出了后期SSK的代表性研究纲领——“实验室研究”。其中,拉图尔由于抱有极端相对主义思想而在20世纪末的“科学大战”中被普遍指认为后现代科学观的代言人。在他看来,科学家组织或科学共同体就好似一个部落,但社会大众对这个代表文明成就的现代部落却几乎无知。尽管传统科学社会学(包括科学学)的宏观研究颇具规模,却在实质上有意地构筑了使科

*[收稿日期]2006-10-10

[作者简介]刘伟(1977-),女,内蒙古通辽人,燕山大学讲师。吉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研究为:科学哲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等。

学神秘化的认识论黑箱。所以,SSK 首先必须突破代表科学社会学的默顿规范,主张认知科学知识,进而深入到理论构造与知识生产的内容和本质。拉图尔把这次研究项目称为“科学的人类学”,其主要目的在于揭示科学的神秘本性,研究主旨和学术兴趣则集中于这类问题,即事实是怎样在实验室里被建构出来的?社会学家又怎样说明这种建构?

SSK 认为,作为一个建构知识的社会大舞台,科学活动决不是“关于自然”的,相反,它是建构实在的激烈战斗。“实验室研究”纲领由此揭示出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本质:“对实验室活动的观察证明,事实的‘客观’性本身就是实验室工作的结果。”^[3]科学事实作为人为的结果,其外在性或客观性只是实践建构的产物。尽管以爱丁堡学派为主的第一代SSK 学派早就宣称了社会文化之于科学知识的重要作用,但它在宏大的研究体制下却没有科学实践的牢靠证据。以拉图尔和诺尔-塞蒂纳为代表的第二代SSK 学派以实践科学观和科学行动论克服了这个缺点,突破了传统科学观的认识论黑箱,并且彻底否弃了知识客观性的传统观点。

二、对知识客观性的批判

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使人们确信科学知识具有客观性。科学知识是对自然对象的客观反映,具有超越主体意识的客观性。随着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发展,这种客观性本来已经受到了挑战,而SSK 更加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知识的客观性加以消解。

首先,SSK 认为科学知识是人工制造的产物。科学是一项解释性的事业,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自然世界的性质是社会地建构出来的。科学知识是建立在科学事实的基础上的,而科学事实是在实验室中得出的,实验室本身就是一种人工的环境。拉图尔把实验室比作一个复杂的文学铭写装置系统。铭写装置作为“机器、部件和技术人员的特定结合”。具有把物质材料转化为直接供办公室人员(即拥有博士头衔的高级专家)使用的数字或图表的功能。通过“文学铭写”,人们可以把实验室活动看成是尽力说服的组织活动,这个系统的产物就是使别人确信的、被称为“科学事实”的东西。

其次,科学知识是科学家互动与磋商的结果。科学家的实验室活动所在的社会网络,不是由专业的科学家群体形成的网络,而是由资源关系所通过和所维持的科学的网络。通过从混沌走向有序、从说服到被说服、从争论到磋商,陈述被转化为事实,科学事实就这样社会地建构出来了。

第三,科学知识不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而是对科学团体内部各种意志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对科学团体中占主导地位的学者或者学派信任的产物,是指向有关陈述的操作。科学活动非常类似于资本家的投资行为。科学家通过不断地发表论文来积累其信用,科学家的资历就是其(投资积累的)信用度之大小。这样一来,一个事实建构的结果就是,它表面上好像没有被任何人建构过。争论中委婉劝服的结果是,当事人确信他们未曾被说服过;物质化的结果是,人们宣称其对物质因素的考虑是思维程式中惟一无关紧要的东西;信用性投资的结果是,投资者宣称经济学理念与科学的亲和性

毫无关联;而环境要素甚至从说明中简单地消逝了;因为它无助于对可靠的事实世界进行评价。科学的认识活动固然可以以个体的方式进行,但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科学却是一种团体行为,是建立在社会信任基础上的。“可信性是一种更加广义的追求功绩现象的一部分,与金钱、权威、信任有关,与奖励也有着连带关系。”^[4]科学活动不再是纯粹的一种求知活动,包含在复杂的社会网络之中。

三、相对主义的理论基础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基础是相对主义。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科学的相对性进行分析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反对客观性的主要思想进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然信念的多样性。在传统观念中,科学知识是对实在的描述,因而是客观的知识。各种科学理论完全可以把自然的信念分为“真实的”和“虚假的”两个范畴,前者是直接对实在的认识中获得的,因而是毫无问题的;后者则由于其中存在着偏见和曲解的因素,必须给予说明。^[5]针对这种观点,巴恩斯指出,科学知识是一种理论知识,它是从理论而非完全是从经验中推导出来的。我们关于世界的图景并不是从世界中产生的,而是我们强加给这个世界的。信念不可能超越环境和文化的影响,社会文化环境又会随着时间和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因此,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人,对相同的事物就会有不同的信念,没有如何一种关于自然的信念是惟一合理的或是惟一的真理。这就是自然信念的多样性。因此,科学家们不可能有某种共享的单一的约定,所以说,普遍的科学方法只不过是一种理想而已。传统的理性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都主张客观真理的存在,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却认为知识是“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信念是由特定社会和特定文化共同体约定而成的,所以不是客观的知识。

第二,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共同体要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不同利益的科学共同体具有不同的真理标准;知识无所谓对错,因为它们都是相对于利益而言的。在《实验室生活》中,拉图尔通过对实验室的研究揭示了实验室是一个高度建构起来的环境,科学家很少接触到真正的“实在”。科学看起来是人工产物,而不是对自然的真实反映。

第三,否认经验对理论的评价作用。在原则上总有几个可供选择利用的理论与有关的证据一致,因此,对于理论的选择不是完全依靠经验就能够决定的事情。科学家们总是通过相互磋商、争论而最终形成一致的意见。科学理论的争论总是以非科学的手段结束的,获得胜利的一方并不就是真理,失败的一方在未来有可能又被接受。

四、SSK 消解客观性中存在的问题

SSK 在研究社会因素在科学知识的建构过程中消解了传统知识论的客观性基础,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SSK 着力研究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文化与社会变量的作用,对于揭示科学知识生产的微观机制和基本规律大有裨益。当代知识论的研究越来越趋向于多样化,SSK 是在一个潮流中成长

起来的,想要回复得到传统理性主义知识论已经是不再可能的了。另外,SSK 力图揭示文化与社会变量对科学知识评价的作用,有利于推进科学成果质量评价的科学化。

SSK 对中国科技哲学造成了巨大冲击;由于 SSK 所具有的后现代主义背景,这种冲击显得格外的严重。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SSK 具有某种反科学倾向。SSK 的许多观点,如自然界没有统一性、观察是一种主观的诠释过程、科学知识是磋商的产物等,与科学哲学的主流观点针锋相对。SSK 正是因为纠正了绝对理性主义的传统观点而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如果由此而滑向另一个极端,纯粹用社会因素说明知识的产生则不免牵强,难以令人信服。这样说并非主张知识的产生过程不存在社会因素,因而不能对其进行知识社会学分析,而是主张我们应该限定知识社会学分析的范围。对那些理性因素足以说明自己的产生过程的知识,我们无须进行知识社会学的分析。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题是科学知识的内容和形式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它主张科学知识不仅是理性的产物,社会因素也制约、影响甚至决定知识。但是,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却不能得出科学知识从内容、形式到其生产过程完全是社会的产物这样一种极端激进的结论。

SSK 无疑是夸大科学的建构成分。科学知识固然是科学共同体互动、磋商的结果,具有解释学的特征,受到各种外

在因素的影响,但是,科学的理论并不仅仅是解释。它还受到实验、逻辑以及相关理论进一步发展的检验。科学研究的逻辑标准和经验标准仍然起着重要作用。虽然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教义受到严重的抨击,但是科学研究并不能放弃逻辑和经验标准。科学理论是用数量上尽可能少的、逻辑上互不相关的假设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概念体系。这个概念体系是“关于自然界的一个逻辑上前后一贯的摹写。”^[6]这样的观念仍然是具有有效性的。但是,这个问题在现代的背景下要获得说明,就需要建构一种新的客观性理论来规避 SSK 的挑战,这应该是科学哲学的一个发展取向。

〔参考文献〕

- [1] 哈丽特·朱可曼. 科学社会学五十年[J].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济南), 2004. (6).
- [2] D. 布鲁尔. 知识和社会意象[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1. 69.
- [3] B. 拉图尔, S. 伍尔加. 实验室生活[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4. 167.
- [4] B. 拉图尔, S. 伍尔加. 实验室生活[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4. 236.
- [5] B. 巴恩斯. 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1. 3.
- [6] 爱因斯坦文集[M]. (第一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6. 385.

Criticising Objectivity of Knowledge by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LIU Wei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Law,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relativism,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 analyse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Though logistical analysis and support of cases, SSK animadvert on the objectivity of knowledge. But it can't be abandoned, the objectivity should get more analyses with the developing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Key Words: SSK; Relativism; Objectivity

〔责任编辑 王立平〕